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憲官部

彈劾第二

南齊任遐為左丞太祖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御史中丞陸澄不糾遐奏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

率意專造宜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避啟彈新除詔
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勅
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
等為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
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為左丞彈司徒
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游行初不及中丞桓秘不奔山
陵左丞鄭襲不彈秘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
簡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

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管而責帥之
劾曾莫奏聞議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
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秘霸尊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以
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秘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
為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
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
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彈蕭注左丞
殷景熙彈張仲仁

史遺
一彈

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並不歸

罪皆為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
文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
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在今龕黎之後事行聖
炤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為體豈得捨而不遵
臣竊膺承乏謬奉國憲令遐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
言則向為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
載所以備舉顯例弘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
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邀天鑒詔委外詳尚書

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
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糾亦免官左丞羊
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咨免義之官中丞傅
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
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
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
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暉彈青
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

糾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左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
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不糾亦免永結官澄謏聞庸見
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
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孔稚珪為御史中丞武帝永明十一年王奐為鎮北將
軍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帝大怒稚珪奏其
事曰雍州刺史王奐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
扇動山蠻覘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勅使送興祖

下都與慮所啟欺妄於獄打殺與祖詐啟稱自經死止
今體傷捷蒼蹶事暴聞聽攝與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
列與祖與與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
失利與祖啟聞不啟呈與與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與祖
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十年九月
十八日與使仗身三十人來稱勅錄與祖付獄安定郡
蠻先在郡贓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啟與不問與祖
後執錄與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與祖未死之前於

獄以物畫漆梃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啟乞出都一
辨萬死無恨又云奐驅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
除口舌又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是
非皆干豫扇構密害興祖又云興祖家餉橐中下藥食
兩口便覺迴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喊道橐中有
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奐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
理十一月二十一日奐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
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脾

烏獸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
是一入重攝簡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興倪符同狀興祖
在獄嘆苦望間既蒙降旨欣願始通宣容於此方復自
經勅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簡迹灼然
矯假尋勅使送下兵輒拒詔所誘諸條悉出兵意斂故
丞相陳顯達誅訛朝事莫此之甚彪私隨父之鎮敢亂
王法罪合並窮戮從之

沈昭略為左丞永明中建康令蕭誕與秣陵令司馬迪

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
兼列騶等請免誕等官詔贖論

徐孝嗣為御史中丞永明中富陽人唐寓之聚黨攻陷
郡縣守宰多奔敗寓之既平孝嗣劾奏曰風聞山東羣
盜剽掠列城雖不日而殄要整干王略郡縣闕攻守之
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
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為白
劫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

知所在又錢唐令劉彪富陽令何珣乃率領吏民拒戰
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
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令樂琰乃率吏民斷戰不敵
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為劫所破令陵居之不經
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
服昧斯隱慝職啟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總
任是尸涓誠芻效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
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鸞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

下禁止彪琰珣思祖文季視事如故鸞等結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鸞文季原

孫緬為左丞儀曹郎張融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融為緬所奏免官

梁江淹齊少帝初為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

便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
朐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久病不預
山陵公事又奏收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
贓貨巨萬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畧永嘉太守
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
任昉為御史中丞天監四年夏高祖燕於華光殿謂
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
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朐本有虛名陛下擢

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
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續固執不已帝不悅
妨因奏曰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續自晉安還語人云我
不詣餘人唯詣王亮不餉餘人唯餉王亮輒收續自從
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
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
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續不答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
裁司徒臣肱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並耳目所

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優
湛露酒闌宴罷當宸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貽早朝
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
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缺縝即主臣謹案尚書
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
曲學諛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
次縝丁離艱棘曾不呼問墨線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
顏而今黨協釁餘翻為矛楯人亦無常成茲奸諛且飲

至策勲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篋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裾所弊而讒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繩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許之談所宜寘之微繆肅正國典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纘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纘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璽書語纘曰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嗤薄晚節諂事江祐為吏部末又協附梅蟲兒茹

法珍遂執昏政比屋離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
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
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函
首題靡魯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賞其既往之咎亮
反覆不忠奸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
訐十條縝答支離而已又征虜將軍蕭穎達乞魚軍稅
昉奏彈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為在於布衣窮居能
數此行尚可激貪厲俗悖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爭雞

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
達啟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
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啟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
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啟乞接代僧琰即蒙降
許登稅與史法輪一年收直五十萬如其列狀則與風
聞符同穎達即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
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
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侔潛有之

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
弘惜勲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叅議
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有詔原之元魏圍
司州刺史蔡道恭城中負版而汲郢州刺史曹景宗望
門不出但縱軍游獵而已司州城陷昉奏劾之高祖以
功臣寢而不治

虞曠為治書侍郎御史伏暉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徙
為新安太守清恪如永陽時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

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為黃門侍郎
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肱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
稱廉白遠累見擢肱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
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帝詔以
為豫章內史肱乃拜矚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
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豈有凌犯名教要脅君
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肱去歲啟假
以迎妹喪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貸宅賣車以

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眚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嘗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眚深，詐怨形於辭色，與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眚為政，廉平宜加將養，無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眚識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老斯苟得。

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眚
踉蹌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
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萬
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極請以眚大
不敬論以事詳法應弃市刑輒收付所司近獄如法所
稱眚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眚含疵表行籍悖成
心語嘿一違資敬蕪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
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

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紲宜明
風憲肅此簡書臣等忝議請以見事免暉所居官凡諸
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暉遂得就郡

表昂任齊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
納財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摧豪

陸杲為御史中丞性犇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一名
眉在任贓汗數百萬杲奏收劾之

到洽為御史中丞時劉孝綽為廷尉携妾入官府其母

猶停私宅治遣令史案其事遂奏之孝綽免官

劉賢為尚書左丞時從兄孝綽為吏部郎在職頗通賊
貨賢劾奏免官

陳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
傾朝野直兵鮑叔儼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
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
見陵服重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色陵進讀奏狀時
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

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徐君數為御史中丞南康嗣王方泰為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都督常侍量置佐吏大建十一年高宗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于瓜步江帝登玄武門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振旅而還是時方泰當從啟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忠期等二十人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為州所錄又率

人杖抗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帝大怒下方奏獄方
奏初但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刑方奏
乃投列承引於是君敷駁奏曰臣聞王者之來匪漏網
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申慈謹案南康王陳方奏
宗屬雖遠憑託葭莩刺舉莫成共理罕績聖上引以悔
往許其錄用宮闈寄切宿衛是尸豈有金門旦啟玉輿
曉蹕百司馳騫千隊騰驤憚此翼從之勞妄興晨昏之
請翫以危冠淇上袷服桑中臣子之誓莫斯為大宜從

霜簡允寘秋官臣等叅議請依見事解方泰所居官下
宗正削爵土謹以白簡奏聞帝可武陵王伯禮為吳興
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大建十一年被代徵還伯禮遂遷
延不發君敷奏曰臣聞車屨不俟君命之通規夙夜匪
懈臣子之常節謹案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
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早擅英猷久馳令聞惟良寄重
枌鄉是屬聖上愛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早赴皇
心遂復稽緩歸驂取移涼燠遲迴去鷁空淹載路淑慎

未彰違情斯在繩詈簡迹以為懲誠臣等叅議以見事
免伯禮所居官以王還第謹以白簡奏聞詔曰可

宗元饒為御史中丞時蔡景歷為散騎常侍中書通事
舍人太建五年高宗銳意河南景歷諫稱師老將驕不
宜過窮遠畧帝大怒出為豫章內史未行為飛章所劾
以在省之日贓汙狼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但承其半
于是元饒奏曰臣聞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違斯道刑
茲因赦謹案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縣開國侯景歷

因籍多幸豫奉與王皇運初隆頗忝締構天嘉之世賦
賄狼籍聖恩錄用許以更鳴裂壤崇階不遠斯復不能
改節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擅貪汙彰於遠近一則已
甚其可再乎宜寘刑書以明秋憲臣等忝議以見事免
景歷所居官下鴻臚削爵土謹奉白簡以聞詔曰可於
是徙居會稽合州刺史陳裒贓汙狼籍遣使就渚斂魚
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
瘼寔寄庶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

無厭天網雖踈茲馬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哀因籍多幸豫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曾無功能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尅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收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實以嚴科寔惟明憲臣等忝議請依旨免哀所應覆除官其應禁

錮及後選在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春并驕蹇放橫元饒案奏之皆見削黜

袁憲為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

徐儉為御史中丞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聰望重一時為儉所糾劾

後魏高道悅為治書侍御史孝文車駕南征徵兵秦雍

大期秋季閱集雒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中散
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
任城王澄位總朝政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
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矇目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
所居官

李彪為御史中丞趙郡王幹為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
都督中外諸軍事幹貪淫不遵治典彪將糾劾之會遇
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即

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
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為意彪乃表彈之孝
文省表以忿惋詔幹與北海王祥俱隨太子詣行在所
既至祥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
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

李冲為尚書僕射孝文南伐散騎常侍李彪兼度支尚
書與冲及任城王等叅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
議意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

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圍庇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斃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叙禮物無墜按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勵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負勢高亢公行僭

逸坐於禁省私取官財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
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
已上并治書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
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
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
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
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
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官升達叅與言

宴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啟論於
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
復諸王之尊侍近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
毒誓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雀懷懷然實似公清
之慘臣雖復下才輒亦尚其梗概欽其正直微識其禍
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
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為難而彪秉志
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

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叱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惟恐枉活終無枉

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寔者多又心難
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
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簡之狀商略而言錯急小
罪肅禁為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
以申徹實失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叅
典留務是已非人專恣忌害尊身忽物安已凌上身作
之過深劾他人已不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忠
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克已

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禮無不屈從依事
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奸矯
之亂政如臣引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
孝文在懸瓠曉表歎愕曰不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
大辟孝文恕之除名而已

王顯為御史中尉宣武委政於尚書令高肇宗室傾憚
惟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
與棺詣闕論肇罪惡而自殺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

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顯奏元曰白金行失御羣
偽競興禮壞樂隳彛倫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
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
以忝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
睿思玄深叅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准之為尺
宣布施行暨正始中太樂令孫公崇輒自立意以黍十
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勅
太常卿臣劉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

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勘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較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忝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於時議者多云芳是准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叅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崇造物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為得而尚書令匡表公劉孫二尺

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忝較比二家云
並叅差仰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
於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頒行已久
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為定自爾以後
而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爭競無
復尋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勅
旨令共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
之尊籍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絕

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索古者即被怒責雖
未指鹿作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
之夫結舌建次又言芳昔與崇競常言自作今共臣論
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
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為下之義復考較勢臣之前量
度偏頗之手臣必剛足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
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
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

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為此語計芳才學與匡
懸殊所見淺深應不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
人規成虛譽况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
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
事寧有銘偽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
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
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壘不同臣覆量比
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准又云共構虛端妄比疑

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臣不在於
芳何以言之芳先被勅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
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
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
分寸而已簡臣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臣未共爭
已有此牒豈為欺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
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成黍寸首尾歷
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

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朝將指鹿作馬徒日
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
相訛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
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
刑宣武怨死降為光祿大夫顯又奏前荊州刺史元志
在州日抑買良人為婢會赦免又秦梁二州刺史羊杜
掠州人為奴婢為顯所彈免

甄琛為御史中丞宣武時張彞為侍中親政罷六輔彞

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為琛所彈云非
兕非虎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

任城王澄孝明時為尚書令奏高陽王雍曰臣聞賞必
以道用防小人之奸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例
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吏之獄
察之以情一人吁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
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
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

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元等死罪以
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
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
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簡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
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
君之權安所復用此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
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
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

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

元匡為御史中尉孝明初侍中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
同在門下皆加封邑及靈太后臨朝出忠冀州刺史匡
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貞草心奉上不以趣捨虧節是
以倚秦宮而慟哭復楚之功誠多陟盧龍而樹勤廣魏
之勲不淺而申包避賞君子於是義之田疇拒命良史
所以稱美竊以宮車宴駕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子致
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

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臣守藩之時乃
心家國書誚往來憤氣成疾傷禮敗德臣忠即主臣謹
案臣忠世以鴻勲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
幸國大災肆其愚慙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寬
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
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
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崔光與忠
雖同受詔而謂光既儒望朝之禮宗攝心虛遠不關世

務但忠以光聲望崇重故逼光為助光若不同又有危
禍伏度二聖欽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
宗宴駕以後八月一日皇后未親覽以前諸有不由階
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勅擅相拜
受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即非時望朝野所
知冒階而進者並求追奪靈太后令曰直臣所糾實允
朝憲但忠事經肆肯又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陽固為治書侍御史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

公主又劾弘農太守裴粲免官

李平為御史中尉時南兗州刺史崔暹盜官凡贓污狼籍為平所糾免官

鄺道元為御史中尉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上

宋 王欽若等 撰

憲官部

彈劾第三

北齊崔暹魏末為御史中尉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糾劾咸陽王司馬令竝是吾

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又儀同高岳錄事叅軍裴景融弟景顏被劾廷尉景融入選吏部擬郡暹彈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

司馬子瑞為尚書左丞奏彈司徒左長史畢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

就平吉特乞閤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尅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史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為矯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郡署表三品已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

煩碎罪止罰金不除免

隋梁毗為侍御史時劉昉為柱國舒國公過京師饑文帝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勵有詔不治

楊素為御史大夫高祖第五女妻王誼子奉孝奉孝卒

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况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

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止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

劉行本開皇初為治書侍御史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尊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尊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

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
近至請付推科帝竒其志焉

陸知命為治書侍御史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
命奏劾之暕竟得罪

柳或為治書侍御史於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
上言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真才
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
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

柱國和十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
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
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
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十子弓馬武用是其所
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興寢如謂優老
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
敢不竭誠帝善之十子竟免又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
喪娶雍州長史庠狄士文之從妹彘劾之曰臣聞天地

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
設是以孝為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
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
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疾成嫵爾之親冒此直經命彼
禴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
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
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
竟坐得罪

元壽為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竝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從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妾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烏弗虧摩訶遠念資

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掇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
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
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聞
理識謹案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簡校治書侍御史臣
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
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壘恥何
所逃憊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狀以聞其
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帝嘉納之

郎茂煬帝時為尚書左丞叅掌選事茂尤工法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左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仕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錫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堦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唐杜正倫為治書侍御史時張瑾為冠軍將軍太宗以瑾先朝耆舊每謁見輒賜座於廊下以禮之正倫劾瑾年在懸車而安寵懷祿由是始歸于家

溫彥博為御史大夫時王君廓為幽州都督特奔突厥為野人所殺太宗念其功遣收葬待其家如初彥博奏君廓殺人北走遽入突厥國之叛臣令真常憲不宜封侯食邑乃免為庶人

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紀奏宇文智及

受隋厚恩而滅棄君親首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懲戒制可之

蕭瑀為御史大夫貞觀四年五月奏請李靖破頡利牙帳軍令無法突厥珍物累億萬計多靖取之由是部下虜掠隨手而盡請付法推科太宗以其有平寇之功特勅勿劾

柳範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

唐臨為御史大夫貞觀十七年勅奏尚書右僕射上柱國
贈司空密明公封德彝曰臣聞事君之義盡命弗渝為
臣之節歲寒無貳苟虧其道罪不容誅德彝操履無聞
輕險有素往在隋代恩遇已深苞藏姦惑密懷梟獍叶
同大慙傾覆國經論其悖迹合從遐棄幸逢寬政復蒙
收錄策名藩邸陳力周行位至鼎司恩隆胙土無心報
效乃肆姦謀熒惑儲藩獎成元惡寘於常典理合誅夷
但包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贈謚未正嚴科罪既彰露

宜加貶黜豈可仍疇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懲將何勸
沮又劾故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贈司空萊成公杜如晦
曰臣聞樹德立功允應高秩之賞干紀逆節必加夷滅
之誅苟違斯道實虧政理如晦昔陪藩邸頗効微庸出
震惟新叅謀帷幄遂得爵分茅社位踐台衡然而機鑒
未充周慎多爽昧貽厥之嘉猷闕義方之明訓其子逆
賊構荷等竝稟氣凶悖早挾邪謀深禹山之同惡甚獫
狁之連禍徙邊棄市既伏其辜食采疇邑猶均雨露昔

石碯純臣早為子厚之所日礪忠謹先加弄兒之罰皆所以防萌杜漸安國全家如晦識滯生前愆遺身後舊榮昔寵已忝冒於曩日削土除國宜申法於今辰詔竝付議

韋仁約為監察御史高宗永徽元年十月劾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宅地大理丞張山壽斷以當徵銅二十斤少卿張叡冊以為准估無罪仁約又奏曰遂良賤買地宅叡冊准估斷為無罪然估價之設屬國家

所須非關臣下之事私自交易豈得准估為定獻冊舞
弄文法附下罔上罪在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為同州刺
史獻冊為循州刺史

王義方為侍御史時中書侍郎李義府聞婦人淳于氏
有美色繫大理乃諷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
為妾或有密言其狀者高宗令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
張倫鞠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帝知而特原
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

蟀鳴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今年歲
首自雲陽縣丞蒙擢授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幾
又拜侍御史濫膺憲臺之雄職顧視逾涯殞首非報雅
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今李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
釋放臣不應更有鞠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益梅相成然後庶績咸
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
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

英雄失之於張邈此竝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貊夷落猶懼刑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臣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審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肯退義方三叱帝既無言義府始

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
心狠貌恭明君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
朝竊幸秉權終齒漢皇之劔中書侍郎叅知政事李義
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姿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
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
能盡忠端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駕祇奉皇眷而反憑附
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治容之好原有
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

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竝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憲典不從

狄仁傑為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埏之左右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奢機竟坐免官

楊德喬為司憲大夫龍朔二年鐵勒道行軍大總管左
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右武衛大將軍薛仁貴等破鐵勒
之衆於天山時仁貴娶所部為妾并交財賂及至京師
德喬奏劾之曰臣聞師出以律煥乎青史殺降不祥紀
諸藝訓是以分閫作將杖鉞專征苟或乖違明法斯在
謹按鐵勒道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等猥以非
才謬荷拔擢或名參列位或職典禁戎屬北狄孤恩皇
威遠振遂得擁旄瀚海問罪天山理應虔奉廟算恭行

天罰而褊心無謀短懷復諫不肅將帥靡愛戎士無心
體國有意徇私鐵勒思結歹臘葛等雖鹿走趨險蓋緣
懼死烏窮思入虛懷可張仁泰等情冀勲庸志希貨賄
不聞存慰必寘誅夷乃肆凶殘恣行殺戮向若大軍初
到明喻天旨撫納前降招來後伏則鐵勒反善不日斯
平仁泰素闕遠圖莫曉機事師徒無紀軍令不明遂使
稽顙屈膝者先被塗原之誅懼死懷生者因成絕漠之
計鐵勒逃散猶未梟懸屢擾干戈實由于此加以沙塞

綿邈風霜嚴凝不量士馬疲疴不計糧食多少乃令班
師凍餒征夫殞斃骸骨委積剝剔縱橫暴骨交衢下實
泉壤可悼成規不守乃明典刑所誅况且士卒殲亡戈
甲拋棄彌山遍野竝資戎狄自聖朝削平天下廓清寓
縣東征西怨後舞前歌未有如仁泰此行損威挫銳之
甚又仁貴動戎遠征不捷貪殘有素平允乖方既曰監
臨豈宜交涉存沒枉濫從此而生娶妾雖作逗留准法
便湏離正雖或事有從赦然而敗累過多縱矜所得不

補所喪豈可竝恣誣罔不實準繩撫悼存亡理宜懲肅
其仁泰等及諸軍故殺降人饑殺兵士竝軍中罪大失
應湏勘當及改正者竝請付法推科以申典憲仁泰等
以功贖罪竟原之

張仁愿為侍御史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景監
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石先
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右肅
政臺中丞令仁愿叙錄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都先

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行問之皆不能對
又虛增功狀仁愿庭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承景左遷
崇仁令擢仁愿為右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

紀履忠為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
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儀悖禮五
淫昏狼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治罪

蕭至忠為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
味道贓污貶官

馬懷素為左臺監察御史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

崔琬為監察御史時兵部尚書宗楚客與其弟將作大匠晉卿侍中紀處訥咸專權共為朋黨贓污狼籍先是娑葛以阿史那忠節頗侵暴邊境奏請徙于內地楚客取忠節金二十兩處訥取七百兩竟不納其奏娑葛知而大怒景龍三年遂舉兵入寇甚為邊患琬劾奏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赦謹

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侍中紀處訥等
立性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
之恩居獨諧之地不能刻意砥礪憂國如家微效涓塵
以裨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
臣之節潛通獬狁納賄不貲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問
充斥穢迹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令淩葛反叛邊
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死中國論之者懼禍而結舌語之
者避罪而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表闕忠誠屢抵嚴刑

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
無悛改苟徇賊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臣謬參直指義
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大造楚客處訥晉卿等驕恣跋
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稱王度竝請收禁差三司推
鞠舊制大臣被御史彈劾者皆即俯俛趨出立朝堂待
罪楚客翻更吃鯁作色而進自言執性忠鯁被琬誣奏
中宗性既寬仁竟不窮其事令釋之

魏傳弓為監察御史劾奏內常侍輔信義縱暴御史大

夫竇懷貞曰輔常侍深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
嘗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王綱漸壞君子道消
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景
龍元年又劾奏銀青光祿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姦賊四
十萬請寘於極法中宗召傳弓有寬惠範之色傳弓進
曰刑賞者國家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
削惠範官放歸於第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上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下 宋 王欽若等撰

憲官部

彈劾第四

唐李尚隱爲監察御史景隆三年與監察御史李懷讓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挾附贓污狼籍詔監察御史裴淮按其事時安樂公主用事諷淮寬之淮遂對仗重彈奏愔湜竟從貶削

一云靳常所劾恐誤

劉藏器爲侍御史時衛尉卿尉遲寶琳抑人爲妾藏器
奏請還其父母帝旣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之帝又從之
藏器復執奏帝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再三藏器進言
曰法者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
所措手足陛下若用捨恣情愛憎繇已則國之刑憲何
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所執奏陛下亦從之今
日從之又明日改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信不
立匹夫匹婦尚不可失信况爲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

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內無所適從帝從藏器所奏

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時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

郭震玄宗初爲殿中侍御史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

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旣因提挈遂踐台階或
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或携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
相濟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
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踈漏腰領誤全與安石
託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大皇輔政之制定阿
韋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清憲敢
不糾彈彥昭等并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俛若水爲左臺侍御史先中宗朝國子祭酒祝欽明司

業郭山暉上言南郊皇后合助祭建議以皇后爲亞獻
安樂公主爲終獻詔浚陵陽渠匿詔不行時若水著豸
冠於紫宸殿彈之唐紹蔣欽緒與之固爭乃止玄宗踐
阼若水劾奏欽明山暉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
崇班列爵實爲叨忝而消塵莫效諂佞爲心遂使曲臺
之禮圓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
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朝馭歷良臣入用惟
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并依黜削以肅周行於是左授

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沂州刺史

李傑爲御史大夫開元二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犯法
傑糾劾之反爲日知所構侍御史楊瑒廷奏曰糾彈之
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却上以其
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爲黜縣丞

崔隱甫爲御史大夫開元十四年與御史中丞宇文融
李林甫等奏彈右丞相張說引術士伺解星候及徇私
僭侈交通小人賄賂狼籍詔宰臣源乾曜及刑部尚書

韋抗大理少卿明珪與隱甫融等同於御史臺詳鞠說
坐不法與彈狀協帝念其舊臣特寬朝典停說兼中書
令

李勉至德初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
禮法大將管崇嗣於靈武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
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而曰吾有李勉始知
朝廷尊矣

崔光遠爲御史大夫至德二年肅宗議大舉將收復二

京患其馬少有詔於公卿百寮有後乘者率以助軍給事中李廩署云無馬光遠劾之貶廩江淮太守

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時代宗爲廣平王天下兵馬元帥統衆二十萬討安祿山旣出當關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登車武將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乘馬真卿奏彈之肅宗曰朕之子朕每訓之何敢失墜崇嗣老將宜優容之又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何

忌西平司馬

張著爲監察御史德宗建中元年京兆尹兼御史中丞
嚴郢奏劾初縉爲夏州節度性貪虐多隱沒軍賜羌渾
種落苦其漁擾遂引西蕃爲寇著奏得縉前在夏州遣
將於度支給將士軍糧及腳價共計三萬三千三百餘
貫文不支給將士留於上都私第及雜市易送本道贓
狀明白乃貶縉房州員外司馬并本判官邢翥盧仲道
皆貶步將趙崇流涪州

崔縱爲御史大夫貞元元年時萬年丞源邃爲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挫至死縱奏劾之

殷永爲侍御史貞元元年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入閣失

儀永廷奏劾之

勅奉誠軍節度康日知朝覲失儀爲御史彈奏詔捨之因勅御史臺有節將始

至朝禮少失勿劾及是永廷劾獻甫獻甫素服待罪闕下帝召見慰諭之以永忘其前命有詔免官

韋負伯爲御史中丞貞元九年劾奏吏部貞元七年冬

以京兆府濫解選已授官總六十六人或不到京銓

試懸受官誥又案選格銓狀選人自書試日書迹不同

即駁放殿選違格文者不覆驗及降資不盡或與注官
伏以丞前選曹乖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貧乏待闕
姦濫以賄賂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之意由是刑部尚
書及吏部侍郎杜黃裳皆坐削一階

王顏爲御史中丞貞元十二年奏吏部兵部侍郎郎中
員外共一十三員起去年十一月一日至今年三月三
十日并不入朝臣此謂選限內不朝實憑格勅去三月
二十一日奉勅轉朝前件官并闕奉慰臣中書門下省

并兵部吏部簡格勅并無文狀國朝故事開元以前旬假節日百官盡入朝至天寶五載始有勅放旬節假日不入比及近來又賜常參分日伏緣前後優待之厚致有慢易違失之愆臣忝職司合當舉正庶使朝行自肅典禮克行伏請釐革

鄒儒立爲殿中侍御史貞元十四年閏五月以太子詹事蘇弁入朝班位失序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大常宗正卿貞元三年御

史中丞竇參叙定班位移詹事班位在河南太原等尹之下弁乃引舊制班立臺官詰之乃紿云已白宰相請依舊制故儒立彈之

韓泰爲監察御史貞元二十年考功員外郎陳歸爲嶺南選補使選人留放注官美惡違背令文唯意出入復供求無厭郵傳患之泰奏劾得罪

路郡爲監察御史監祭史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奏今月九日孟秋饗太廟攝太尉國子祭酒韓愈准式合起今

月六日於太廟致齋今於國子監宿有違格令勅旨宜
罰一季俸料

溫造爲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
馬一百五十疋造正衙彈奏祐退股戰流汗私謂人曰
吾夜入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溫御史
吁可畏哉後爲御史中丞劾僞官王杲等九十餘員杖
殺曹吏李寶等於都市時朝廷有喪不如禮配不以類
者又劾之造爲御史大夫太和九年劾天平軍節度使

殷侑不繇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歛於人帝不問以庾丞
宣代還

蕭徹爲侍御史敬宗寶曆元年四月京兆尹崔元略誤
用詔條徵畿內放錢萬七千貫徹於閣門彈奏詔命刑
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鞠其事不
謬元略削兼御史大夫

劉幼復爲侍御史知彈文宗太和元年幼復廷奏前福
建觀察使衛中行擅用官錢三萬餘貫仗請付法

周太玄爲侍御史太和三年彈奏鄭滑節度使李聽曰
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
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
憲誠付之雄鎮總二萬貔貅之衆位極寵榮兼兩藩節
制之權心無報効冀其撫安危疑上副恩遇况陛下授
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尅日先定而李聽擁旌觀
望按甲遷延扇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
亂衆肆其姦宄失六郡於垂成困危巢於已覆委貝州

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淺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
不憚簡書

元稹憲宗元和初爲監察御史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
韓臯封杖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
昇卒節度使王沼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
舍安喪柩稹并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爲不法事稹欲
追攝擅令停務旣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

盧坦爲御史中丞元和三年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

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於赦令首合遵行一昨歸朝因違明旨復修貢獻有紊典章仗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闕濟美到城亦有進獻當時勘責稱離越州後方見赦文道路已遥付納無處既經恩赦須爲商量將誠來者之心今舉贖刑之典已書罰訖伏准今年正月赦自今以後諸道長吏有離任赴闕廷者并不得取本道錢物妄稱進奉苟有違越必舉憲章柳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帝曰山南所進與柳晟並不相關先釋放

訖闔濟美赦書頒下之時尋離本道身已在近物須有
歸以此奏請進納非赦文所革之意其罰亦宜釋放坦
既奏舉晟濟美二人皆待罪於朝堂帝詔坦對褒慰久
之曰晟等所獻皆是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
赦令陛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
法陛下奈何受小信而失大信乎帝曰朕已受之如何
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帝嘉
納之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元和四年奏京兆尹楊憑前爲江
西觀察使贓罪及佗不法事勅付御史臺刑部尚書李
鄴大理卿趙昌同鞫問貶憑賀州臨賀縣尉又追捕憑
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在臺命大理少卿胡珣
左司員外胡証侍御史韋凱同推初憑歸朝參修第於
永寧里廣畜妓妾於永樂里夷簡乘衆議舉劾前事帝
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爲宜然繩
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崔植為御史中丞元和十五年二月奏攝衡王傅田緝
詣臺按檢茂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繇論
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長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
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
不支表滋逗遛西川欲進而克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
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曾貸法必振皇威今
李聽罪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長清等輩萬萬過之若
陛下猶示含弘不極寘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

伏請付法初中丞溫造召殿中侍御史崔蠡以聽失律告之俾為彈文及是以其文付知彈侍御史周太玄正衙對百官舉奏聽貪姦奢侈凡領方鎮所至無理化及山東失律聽又廣以金帛交通權貴及是為有司彈奏中外莫不稱當

翟璋為左臺侍御史太和七年帝御紫宸殿朝集使魏州長史敬讓辰州長史周利貞俱欲奏事璋監殿庭揖利貞先進而讓前稱利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

讓不待監引請付法上曰讓訴父枉不可不矜朝議亦不可不肅可奪一季祿而已貶利貞為邕州長史

李欵為侍御史太和七年九月閣內彈奏前邠州行軍司馬鄭注內通勅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犯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內諫章數十上繇是授注通王府司馬兼侍御史充右神策軍判官中外駭歎

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開成元年湖南觀察使

盧周仁進羨餘錢一十萬貫文融狀奏曰天下一家何
非君土所在方鎮官庫錢皆陛下庫緡錢也盧周仁輕
黷宸嚴輒陳小利務期容受妄說異端若言南方多有
火災故外須防戎寇恐成煨燼請納京師則所進之餘
安可遂無此盧周仁罔思大體姑徇私誠入財貨以干
榮待清朝而何淺貢之無藝實紊彝章伏見今年正月
一日赦文天下藩方四節獻賀三年內猶皆權停周仁
所進頗玷皇化何裨國用臣伏恐萬方從此相效皆以

羨餘為名縱無羨餘亦因緣刻剋生人受弊起自周仁
深不稱陛下臨軒求太平意也其盧周仁應須重責以
例長人者所進錢伏請却還湖南道收貯以備水旱留
貸貧下戶納兩稅交代相承不得擅用使九有獲蘇一
方知感天下幸甚奏彈之後詔湖南所進錢委度支於
河陰收貯以備他處水旱

狄兼謩為御史中丞開成二年貶前秘書監吳士矩為蔡
州別駕兼謩上疏曰縣令刺史觀察使皆陛下守土之

臣守陛下土地財貨行陛下教條恩澤而已非得盈縮
自己與奪自專况軍戎事不可容易添給添給之後損
減至難豈唯一道一軍之弊實江淮十餘鎮聲聞相傳
如或引例其若之何吳士矩恐須勘驗取實以寔定江
淮十鎮之意日月無私照雷霆無私怒陛下獎任士矩
本非私也今負陛下而理之亦非私也臣忝憲職不敢
尸祿其吳士矩請付東臺差清彊御史就江西推勘奏

聞士矩前為江西觀察使在任日應軍中諸色加給瓶
給錢八萬八千貫文米一萬六千三百石故貶之

魏謩為右補闕開成二年荆南觀察使韋長以監軍使
呂令琮下官健入江陵縣凌辱縣令韓忠事申西院院
即內樞密院也謩上疏曰臣見諸司雜報韋長送狀西
院分折監軍下凌毀江陵縣令事伏以州縣侵屈祇合
上聞中外關連須遵舊制韋長任膺觀察體合精詳公
事都不奏論私情擅為踰越况事無大小不可將迎儻
縣官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軼即合聞天或
以慮煩聖聰何不但申門下今則首紊常典理合糾繩

伏望陛下宣示宰臣速加懲戒疏奏不報中書門下御史臺竝無彈奏其事遂寢時論惜之

韋溫為尚書左丞開成三年彈奏吏部員外郎張文規長慶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規逗留京雒不便赴難不宜在南宮故出文規為安州刺史

後唐趙光逢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為御史中丞帝置藥院於禁中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入無問驟至列卿宮相因此左道求進者眾光逢持憲糾之伏

法自是其徒頗息

崔沂梁開平中為御史司憲金吾衛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市民梁觀者不時迴避前道伍伯捽之投石欄以致斃彥卿自首於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况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振怒之所况梁觀不時迴避其過止於鞭笞捽首投軀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彥卿

令沂以過失諭沂引鬪競律以怙勢力為罪首下手者減一等又鬪毆條不鬪故毆傷人者加傷人者一等沂表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在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多之

呂琦天成中為侍御史舉劾吏部侍郎王權將作監王澄太僕少卿魏仁鍔庫部郎中孔崇弼司門郎中李殿夢河南縣令郭正封等六人妻叙封郡君縣君者勅首叙封之例勅格甚明况在所司備經其事既成差誤蓋

是因循顯有糾彈實為允當欺即難恕錯即可矜然欲
示戒懲須行責罰本行令史馬仁珪決鬻杖七十勒停
本判郎中裴垣罰兩月俸王權等六人妻進封叙封郡
縣邑號官告宜令所司追納毀廢初郊天後赦書節文
云朝臣竝與追封贈及叙封後不在此限其年七月十
二日中書以前赦書節文不該據品秩依格例施行又
奏覆在朝臣寮限兩月內一齊聞奏竝據品秩依格例
施行河南縣令郭正封制前任考功員外郎朝議郎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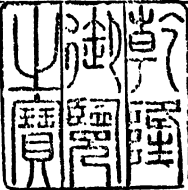
具是六品制後遷河南縣令加朝請大夫正五品其妻
乃叙封縣君及被舉劾乃招偽濫有涉情故

李堪為御史大夫時安重誨為樞密使而弄權任氣制
置諸夏當纘紹之初內外無不畏攝過御史臺門有內
臣誤衝行李遂追斬於馬前時堪彈奏之以功大莫能
動也

趙礪為兩京留臺侍御史礪上言臺司奉去年四月劾
西京留司官員雖有留臺點簡如聞多不整齊宜令太

子太師盧文紀都更提轄今有自去年五月後至今每稱疾請假最多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馬張季凝舊例朝臣百日假滿落班簿延與季凝每遇百日將滿即一度赴拜表行香俱是拜跪不任昨高祖神主祔廟之時留司班列至彭婆鎮奉迎其主延只到五鳳樓前季凝稱有疾不出陳力就列往聖之明規拜表行香留司之常務既疾疢不任於出入筋骸難彊於扶持所宜上稟憲章內思貪冒度瀝退休之懇用循止足之文雖優弘

繫自於朝廷而彈舉敢隳於職業勅王延等宜以本官
致仕時西京留司朝人或有弛慢者朝廷欲做其失乃
令盧文紀簡轄文紀乖於本體至令朝士不得出城制
置甚煩趙礪嫉之故有是奏欲移過於文紀也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下